

杨国荣Yang Guorong: 谢谢。那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以及此节的讨论呢，是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他保涵很多不同的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我们要创造一种好的环境来支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一些基本的这样一些价值观来指导我们进行决策和选择。但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这里面我想跟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我们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

首先是“和谐”。中国文化里面讲的和谐，是要尊重多样性，尊重不同的视角。也就是把不同的东西能够结合在一起，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好的一面。那另外一面，和谐也意味着避免冲突，避免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那在环境领域，总而言之，这里面有三个基本的关系。第一个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和谐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人应该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就是人和自然应该达成一个统一。那人和自然之间有时候也会存在一些鸿沟，有一些差距，我们面临这样一种现状，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统一。在人和自然之间，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一个统一。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更高层面的统一，和谐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指引，指引我们重新建立起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平衡，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第二个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一种和谐的关系，我们需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让大多数的人能够从社会发展当中受益，这种社会的发展不能够伤害大多数人的利益，社会的发展实际上是应该

让大多数人都能够从中受益的。这是一方面。从政治成为上来说呢，那这样一种和谐的原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尊重人的政治权利，每一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们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不同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权利，他们的这些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从而实现和谐。我们还应该尊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说，这种和谐也是一种完美的和谐。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好的环境来支持我们可持续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结果好这样一些基本的关系。那这个是需要在整个和谐的原则指导之下展开的。

第二个原则，我想说的就是人性化的原则。很久以前，孔子就提出了人性化，我们需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他的内在的价值，人的发展人的价值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而不仅是一个手段。在这样一个原则指导之下，我们需要注意到任何的发展，都是需要是以人为本的。我们要了解到，发展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所以发展最终是为了所有人服务的，所以我们需要来遵循这样的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人为本。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说全面的发展，而不是说只让人成为某一个领域中只有一种技能的人，只是说我们应该更多去关注人的全面的发展。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让人们能够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全面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人需要有自由的时间，同时人们也能够来自自由的分享一些必要的资源。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只有这样的话，人们才能够利用这些资源实现全面的发展。

同时，对一个人来说，我们需要来认可他们的能力，认可他们的美德，对于能力来说，他是意味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不断的去进行锻炼来逐渐的发展的，但是我们知道对于道德来说，他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品德上的美德，对于一个人来说，他既需要有能力，同时还需要有道德。

同时，我们还需要来更好的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个人而言，个人需要认识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对于社会来说我们也需要承认，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多元性的，所以这个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能够有更多的人一种平衡。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要作为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是需要某种有效性的，我们能够来选择一些有效的工具，我们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些工具，实现我们个人成长的目的。这也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理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在人的发展过程当中，为了能够建立起理性，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需要来强调人性的完整性。我们在做社会选择的时候，我们在做社会项目的时候，我们需要来问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不是正确的，他不会带来伤害？是不是有可能会对人们带来伤害，或者带来更多的利益，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去问，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在理性这个原则上途径和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

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环境中存在的另外一种关系，那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谈到关系的时候，关系不仅仅是只是说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会包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了能够创建良好的环境，进一步促进可持续发展，我们也需要某种类型的公平的、公正的国际环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全球公正或者是世界公正的原则，我们需要来创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环境。

我的讲话就到此为止了，非常抱歉，因为在上海那边还有点事儿，所以我现在就要离开了，我要去赶火车，非常抱歉。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国荣所长，我觉得你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发言。你给我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有人与思想之间的和谐。这是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可以在之后的讨论当中更多的探讨一下。再次感谢杨国荣教授，感谢你这么忙还来参加这个小组讨论，我希望你们不要像杨国荣一样都离开了。我们下面一位发言人是悉尼·巴特雷，他是牙买加青年与文化部常任秘书，他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小组专家，专门针对农业政策提供建议的专家，小组的成员。而且他也是牙买加青年与文化部农业分委的委员。有请悉尼·巴特雷来做介绍。

悉尼·巴特雷：谢谢大家，大家上午好，我是认为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的时候，还有人与文化之间的的关系的时候，我可能持

有的观点跟大家不同，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本次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上，我想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开场白。（唱歌）

现在，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实际上都可以来描述成为我们是思想的奴隶，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墨守陈规的做事方法，我们不知不觉的就去按照这些方式，每一次都来做相同事情。有时候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是有可能我们就成了我们自己思想的奴隶，而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发展了。在非洲，我们在加勒比海地区，还有非洲地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在加勒比这边我们看到，对于文化尤其是在牙买加文化中也是受到了很多加勒比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是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我们创造了文化，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创造文化，文化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体验的总结。所以对于非洲来说，这是我们作为非洲人的一个信念，在加勒比或者是牙买加，我们在过去多年中，是受到了很多的奴隶制问题的困扰，而且我们也曾经就很多被殖民统治者，被英国人、西班牙人统治过。然后我们又开始，我们看到有很多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印度移民他们最终作为奴隶被带到我们这个大陆上，而且在我们种植园作为奴隶在工作，这都是我们在历史上我们不能够忘记的一些片段，而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片段使我们创造出来了所谓的加勒比的文化，一些文化的传承。而且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种植园，还有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很多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共同住在这样一个岛国上，这也是我们看到在不同国家人民之间和谐的意义所在。

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文化不是在真空中创造出来的，文化是在人们对自然进行享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人对于大自然的响应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夏威夷，如果你发现你自己位于阿拉斯加的话，在牙买加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描述雪的词儿，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知道雪是什么，所以我们国家里面没有下雪这个单词。真是由于我们是加勒比地区的人民，今天我们也到伦敦、纽约，我们到那些地区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下雪。在加勒比昨天晚上有出现了一件大事儿，昨天晚上我们当时看了很漂亮的表演，而且呢我们也是对昨天的表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希望今后更多的与外界进行更多的沟通。就像我们所说的，文化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沟通的。而且文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发展演变传承的，而且文化也是我们在针对自然现象的时候响应的过程中，采取行动的过程中逐渐的形成的。无论外部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我们知道对于我们这些非洲大陆的人群来说，我们在过去多年，曾经遭受过奴隶制的问题，我们也是将他视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也是曾经有位智者说过，像我们这些在岛国上居住的人群来说，我们都会将大海深深的铭刻在我们的大脑之中，无论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不会忘记大海，我们居住在这个小岛之上，大海都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曾经在我们的这些小岛国上，我们一部分的文化就是要与大海去共存，我们会深深的懂得如何去欣赏大海的美景，无论是日出还是

日落还是在沙滩上漫步。而且我们也曾经记得一些像是飓风，还有一些台风等等这些自然灾害的景象。在加勒比在我们国家所有的这些自然元素都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而且他也是构成了大自己的各个片段。我希望大家能够来记住，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加勒比某一个地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体现，我们去向进一步的国家学习，我们老师在教授我们这些技巧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的岛国上生存下去，所教授我们的生存的技巧。

在过去多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其他一些新的迹象，也就是现代化的迹象，但是现代化他并不是说他自身是什么问题，对于现代化来说，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经济方面的挑战，尤其是贸易方面的挑战。因为当贸易还有经济成了我们的工作的重心的时候，人们就会有更大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而对于人类来说，正是由于我们的脆弱性，大家没有办法让我们没有办法跟自然更好的共处了，这也是经济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经济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情况，他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也就是大人和小人，大女人和小之间的差距，但是文化是不会对人分三六九等的，在文化当中小人总是有机会成为大人的，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才能够让你不断的创造的。而且文化正是由这些最底层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也就是那些脚踏实地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从来不是在大学里面创造出来的，文化也从来不是在大的高层里面创造出来的，对于他们居住在米兰、伦敦这些人来说，他们也是到其他地方学习然后带回到他们

居住的地方去，然后创造出来他们所谓的文化。我们知道有很多地区还是贫困，这些贫困使这些地区陷入文化的脆弱性当中，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与环境自然和谐的相处了。

在海地我们看到有很深厚的文化，当地在砍树来建造房屋，但之后就导致了水土流失的问题，并不是他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只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需求，而正是有这方面的经济需求使得我们更加脆弱，这种脆弱使我们不能与自然和谐的乡村，而是与自然抗争生存，而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与人生存站在了对立面上。所以在贫困这个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了解一下，对于我们未来发展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文化重新带回到人类生存的中心位置上来。因为经济他给我们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好处，换句话说贸易无论是WTO还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要了解的是贸易有时候可能让我们陷入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因为交易、贸易是没有道德的。而贸易呢只有为了贸易自身的目的才进行的活动，对于贸易体系来说，对于我们的经济体系来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些体系中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贫困的人群，是受到了其他人的利用，而最终是将整个环境遭到了伤害。我们在谈到环境的时候，只有我们才能够去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当然了还要去关注人文的环境，因为人文环境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我们高楼大厦，水泥道路，称之为公寓的这些东西，我们给我们的人民建造这些东西让他们去居住，居住在这里面的人们是希望能够看到绿色的，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有非常多的集中的公寓里面，每个公寓里面能够居住8千多个人，对于这样的

公寓来说他们根本看不到绿色，而居住在这样公寓中的人，如何教授你的孩子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完整性呢？所以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在文化和环境的关系处理方面，我们希望应该将文化能够重新带到人类生存的中心位置上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以下的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创造出来一种全新的教育的形式。这种教育是汲取文化的品牌之上的，对于任何孩子来说在接受文化的教育的时候，这些文化来教育他们自己祖先的文化的。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初级教育体系当中我们需要来考虑一下，如何将我们传统的文化渗透到他们的课程当中去。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教育而言，教育部应该是关于经济的，教育应该是更多的基于我们文化认同感知上的。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是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分会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多人在讨论文化，还有农业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探讨的是文化和自然的问题。但是做这样的区分是错误的，这是一种人为的区分，正是这种人为的区分，将我们的文化分割的支离破碎，因为文化是完整性的东西，文化是不能够分割成几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我们在讨论文化的时候，因为只要有贫穷有饥饿就有文化的脆弱性，就会环境带来伤害，将整个人类带向整个毁灭的边缘。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进一步的努力，能够来确保我们能够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文化，我们在讨论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的时候将文化考虑在内，我们在考虑贸易和发展的时候不仅仅是发展经济，以及建立当地的

商业氛围，还要考虑文化，文化是最重要的，只有文化才能够更好的消除人类的脆弱性的，才能获得经济的财富和经济的自由性。

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我们对话进一步回归到文化身份上文化归属感上，以及我们的文化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唱《我们身处何方》。

我们的土地正变得越来越陌生，因为文化已经从我们的人类生活中被剔除出去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悉尼·巴特雷给我们做的介绍，我觉得倪震的是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观点，你帮助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非常深刻的文化旅程，所以我在这里要感谢你，我觉得在你的发言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的阐述。其中有一点你说，这个文化的脆弱性，我们应该去加以关注。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怎么来处理这个概念，就是文化脆弱性的概念，我们确实要进行深入的思考，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感谢您刚才的发言。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罗哈特·帕里克·米德，她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环境、经济和社会政策委员会当选主席，从09年开始，她就担任这个职务，她另外也是在或林顿大学去教授本地的政策的发展相关的内容，另外她非常关注的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话题。下面请您做发言。

阿罗哈特·帕里克·米德：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这个房间呢，是我参与过关于文化讨论的会议当中非常安静的一个房间，因为一

谈到文化的问题，大家都要唱一唱、跳一跳，而且会有非常激烈的思想的交锋。所以今天确实是非常安静的一个会场。我是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工作，我注意到在这次大会的期间，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文化和环境的内容和活动，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组织还有一些联合体？我们为什么不更多的做一些交流呢？因为我们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工作，但是我发现了个多组织都是各行其事，缺乏协调和合作。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内容。

我是来自新西兰，我是毛利人，刚才我用毛利语介绍了一下我个人的情况，他是我们的祖先传承给我们语言的遗产，我们使用毛利语就使得我们成为自然其中的一个森林。有了这样的一种语言，对我来说用他来描述一座山，山就获得了更多的尊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本土的原住民的一些文化，还有语言。我们要把人对自然应该有一种敬畏感。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人类是凌驾于自然，所以我们做的决定才如此的糟糕。我对我原住民的群体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们的语言仍然保留了下来。然后我们用毛利语来介绍自己的传统仍然继承了下来，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也继承了下来。

今天早上主持人他说，我们这个幻灯量不能超过5章，这是新西兰这块部分大家可能并不是很聊一，这是麦克波尔族（音）这样的示意图，我们在新西兰，我们有63个部族，但是这个数量现在在不断的变化。另外由于当地的原始的部族和白人殖民者他们过去有争执还有冲突的。另外，再回顾到我刚才一开始我介绍的，我在那

替哦瓦族（音），我们有神山，有神圣的意义的，我们有精神文化的联系的，如果某个人他自己的神山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有些人到我们海岸进行海上钻探我们就会很反对，因为我们意识到他们工业开发的行为影响到了我们神圣的环境。

另外大家可能意识不到，在新西兰我们看到这是非常漂亮的一张地图，但是在这个上面我发现有很多沙石色棕色的区域，这些都是毛利人持有的地区。那么毛利人我们过去可以说65%的故土，但是现在越来越少。虽然我们许多传统的土地都被剥夺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文化仍然非常有强有力的生命力。所以毛利人他们必须与当地政府和新的新西兰居民之间有基本权利的谈判。我们还基于我们的文化的价值观来进行谈判，我们认为我们是自己文化的监管者，是他的传承者，因为他是我们继承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另外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环境？我们认为文化的价值观可以促进生态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通过这种文化的价值观而实现的决策，更多关注的是长远的利益。比如说像政府还有其他的居民，他们可能不基于文化的价值观做决定，他们的价值观通常是追求短期利益的，但是我们毛利人做的决定是会关注今后的子孙万代。另外毛利文化还有其他原住民的文化都是基于价值观的决定，这种价值观他的根基是毛利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在解决当地的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時候，我们认为我们是环境的监管者，而不是环境的拥有者。当地的这些居民他们知道，他们因为是当地环境的管理者，所以要保障当地的环境的权

利。我们可以说对人不能错误的对待他们，我们必须首先要解决过去的错误，才能去正确的向未来迈进。另外这种本土的居民，原住民和其他的居民，在自然资源的管理方面必须要共摊责任，但是这种分享，这种共同的分担只能说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解决历史上的这些错误。如果未来要共享这种责任，必须首先要承认过去对文化所产生的这些负面的影响。

因为我要非常遵守我们的规则，我必须说幻灯片上的内容，不能多说，待会儿还有机会再和大家交流。

主持人：谢谢阿罗哈特·帕里克·米德女士，非常您非常严格的遵守了我们今天的规则，当时你也提到了非常有意思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您提到了有一些本地的原住民的群体，他们不把自然资源看作他们所有的物体，而看作他们要传承、要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环境评估，对环境影响评估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视角。所以非常感谢您提出了刚才的这些意见。

下面亨丽埃特·华特，他是法语言国际理事会的语言学教授。他现在是国际功能语言学会的主席，而且也是法语国际理事会的成员，而且他也写了许多的关于法国语言的著作和文章，以及欧洲语言的著作和文章。

亨丽埃特·华特：我听到了大家谈论到了自然。今天还有谈到了语言问题，我希望给大家谈一点，很遗憾，在世界上存在着几千种语言，所以这个语言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面对着全球化的问

题，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主题。在我们重新讨论怎么样能够保持语言多样性问题之前，我想我们首先应该看看，我们现在所有的语言的多样性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作为语言学家，在世界上已经确定出了一些语言体系，这些语言体系通过比较性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慢慢的，我们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在18世纪以后这个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比如说欧印语言体系，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之一，全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就使用印欧语言。我不想过多的强调语言的多样性问题了，我也不想强调的谈论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系。在欧亚语系当中有多少种的语族，我想强调一下，有些语言历史的重要性，在这些欧亚语言中有一些语民，比如说日尔曼，斯拉夫语言，还有菠萝地亚斯拉夫语言，他们是基础语言，在很多世纪都是非常重要的语言，而且继续发挥着重要的语言，在今天的拉丁语系中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涉及到日尔曼语系的语言继续发挥着他们的重要性，同时还涉及到拉丁的文化的形成的问题。

在其他的语族中，我想提起一点，在亚非语系（音）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呢，有两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就是希伯来语的圣经，还有阿拉伯语的可兰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边有一些印尼语言，也有一些非因欧语言。目前来说有一些现在正在路度语（音），还有孟加拉语，当然还有中文。中文的字就是象形文字在亚洲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是很多其他的周边国家的这些语言的一个基础。还有其他的亚洲语言他们不是同样的来源，比如

说印度南部的语言，在美洲现在有些语言正在消失当中。但是我想在这里指出，印单挖克（音）这个语言，他是像西红柿、番茄、巧克力他们这个词儿从这个语言当中产生的。对于其他的语言也不能一一例举，也没有更多的时间。

现在我想重申一下，所有的语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直到像巴度尔（音）特别语境小的方言，在偏远地方讲得方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也应该努力不让他们消失。为什么我们这些对世界的看法和多样性是重要的，因为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且对这个世界采取行动。所以，这对于我们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怎么样去做呢？我们知道为什么，然后知道怎样才可以。我们认为应该要鼓励语言的多样性和多种语言在共存。因为，学习讲不同的语言，在人的一生中从儿童起就是要学习一种习惯，一种语言的智能。这个是无可比拟的，而且能够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语言以外其他的一些专业，我们曾经有过做这些调查，是对于讲多种语言的，像讲巴斯克地区和法语同时讲两种语言的儿童对他们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完全是有可能使他们取得非常好的学习成绩。像有的是讲两种语言和非两种语言的儿童，讲多种语言的儿童，他们不仅能够特别的特色，他们可能学第三种语言、第四种语言可能是非常容易的。同时，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是，两种语言的儿童他们在数学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这是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语言的这种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他对其他的领域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这些儿童已经有习惯去使用和学习和思考，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这

样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每一种正在消亡的语言，他们都属于我们文化的宝贵的遗产的一部分。而且他们正在消失，这是我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

主持人：谢谢，您的确指出了语言的重要性。那我们有了这种多语言性，不仅仅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表达各自的文化，而且能够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下面我想请我们的下一位发言人，阿马尔·加拉教授，他是斯普利特大学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教授，是包容性博物馆国家研究所执行主任，他发表了很多的学术作品，他也发表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很多著作。

阿马尔·加拉：教授。我觉得你们组织了这次会议，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年轻人给我们带来的希望，我也向你们作出的精彩的工作表示祝贺。

悉尼·巴特雷我有20多年没见他了，他一直在讲文化多样性的事情。这里面我还想再提一个重要的人物，罗希特·吉格亚苏，他也在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罗希特·吉格亚苏他为我打开了文化的大门，我现在能做我现在这些工作呢，都是由于他的一些支持。我觉得他把我带到了这个领域，不知道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但是我对他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说到了语言，语言的重要性。另外还有少数族裔的语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昨天今天都在讨论这样的话题。

那当然，在我们讲到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在2007年的时候，联合

国有一个关于原住民的一个申明，这里面也讲到了关于原住民的语言保护，文化保护的问题。

那这个歌唱的是关于气候变化，不是关于原住民的。那么这个歌唱的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印度南部，他们在当地的河流的旁边面对着这个河流唱起了自己的民族的歌曲。这里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原住民和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我也介绍了我的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封面，脱贫、千年发展目标，这些都是联合国的一些目标，这两天我们都讨论了很多。我们都在说，在千年发展目标当中，对于文化的关注不够，那这个对于我们而言，我们都在讨论这样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化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最终关注的还是说，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和意愿到底是什么？关键在于我们要把各方面的努力给结合到一起。

那我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想知道这些世界遗产当然非常好，那这些世界遗产到底是不是能够实现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呢？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那这可能也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工作。我们一直在讲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在可持续发展发展当中，我尤其是关注到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对于一个具体的社区，当地的居民有什么样的好处？如果当地的居民不能够从这样一个世界遗产的开发当中获得任何的好处的话，恐怕我们做这样的工作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所做的这个研究，是一个跨文化、跨学科的一个视角，涉及到很多的学科，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我们一共做了26个案例研究，我们设立了一个标准，使得我们

能够把全球的一些经验都总结到一起，他是以时政为基础的一个研究，到底做这个研究是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可持续发展，到底在这26个案例当中随着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对于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政府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对于当地的居民还有当地的生态系统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有很多的文化方面的数字还有一些指标，实际上我们在做定量的研究时候工作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把定量的工作和定性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他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通过总结这26个案例的经验，我们希望能够把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工作更好的推进，我们做的研究就是关注到现在讨论的一些重要的话题。

前面的各位发言人都提到了，我们必须把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话题都结合起来，那我们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非洲，在约翰内斯堡，我们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比如说在非洲的逐鲁族（音），不论在世界什么样的地方，我们讨论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无论是在非洲，在拉美，我们就是说希望能够在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祖先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联系，这就是我们说的文化，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这样可持续发展。我们前面也都讲了城市化。在北欧奥斯陆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在这样一种快速的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实现城市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平衡呢，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多的指标，这些指标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有的国家他也许在经济发展指标上水平比较低，但是在文化发展指标上水平非常高的，可能只是在文化发展上面没有太多的衡量文化发展的指标。

那么在很多领域，比如说拿我自己来，我是一个澳大利亚级的公民，但是我是受教育长大的，但是在印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多样性和这种连接性是越来越紧密了，我们在印度我们说到，后殖民时代，我们是需要有一种整体的全局观。我们讨论到这些可持续发展的时候，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整体的发展的概念和规划。我们在说到这些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还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如何能够将这些遗产和当地居民的这种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些文化遗产看上去都是非常漂亮的东西，但是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到，在这些非常漂亮的这些遗产旁边，住的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会受到影响的，他们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样的地方。

有一次我就到了这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地方，我就看到当地居民的这种情况，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帮助你们，他说哎呀你们这样来自西方的学者太多了，他们都说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努力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的研究是以我们这些案例的例证为基础的。去年我们在里约20家的会议上，我们也讨论到了在鼓励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建立起来一种治理的体系，那这里面必须要包含文化的因素。那今天早上我们也听到了大家把经济学当中的一些原理和指标运用到文化领域当中，也就是说至少这是一种积极的努力，希望我们能够在文化领域建立起来一些好的治理机制。

我就说这么多，把我的这本书做点小宣传，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

来看，他就是介绍了世界文化遗产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阿马尔·加拉教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担心，担心大家的话题是不是比较无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讨论呢，还是非常生动有趣的。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不能把这些原住民的文化有一种孤立的观点来看待他，必须有一种整体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你还讲到了我们如何来对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好处进行衡量。我们要能够不仅仅是给我们自己能够展示出来，说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带来了什么好处，而且我们要向更多的人都能够更多了解到这些文化遗产的好处，那我们就需要一些好的指标。

我们还有一位发言人是丽莎·普罗斯波，她是来自于柳岸文化中心的主任，他们的组织移植是致力于保护在加拿大自然文化景观，我们有请丽莎来发言。

丽莎·普罗斯波：我不会唱歌，抱歉，至少现在不会唱吧，我唱歌实在不好听，大家还是别听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文化如何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从一个北美洲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说首先文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相互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他们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环境和文化是通过一种可持续的互动共生的，那他给我们带来了

一种新的形式，文化和自然有形的无形的。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文化和环境以及可持续性，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我想能够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一点。这里面我想引用这么一段话，再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标上他们就写了这么一段话，说到文化跟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性，那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自然遗产，他主要是描述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的文化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一个共生的生态体系，他们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把这样一个想法放到一个更广泛的环境来讨论，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如何能够实现环境以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不能只是说，文化如何能够作为一种辅助的手段来促进环境或者是科学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环境以及文化他是并行的，他都需要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当中我们也提到，在自然环境要融入文化的因素，从而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发展。那么有很多的原住文化的景观他实际上依赖着文化跟环境的共同发展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这些景观他的这种特征，他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生活都是互相影响的。很多这些景观，我们所谓文化景观，他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就是捕鱼、打猎，在中间这幅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在冰雪上面进行旅行，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各种技能的传承。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景观，但是这里面包含了非常非常多的文化连接，这里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新的文化景观。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他是考虑到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里面也提供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来考虑一个什么样更负责任的方式，

来保护当地的这样一些文化景观。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就是文化景观本身，而且还包括在这些土地上生活的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然界他变得野战军脆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这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主要的威胁就是人类的生存已经和土地的生存给分离开了。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说他传统的这些知识，语言以及他的这种传统对于保持文化景观是至关重要的。在环境还有文化的格局方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来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这样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传承我们的文化，当然这并不是说并不要传承文化他如何来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或需要考虑一下，环境与文化之间是怎么来互动的，我们如何能够来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自然的保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来可以通过双向的努力来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文化景观，他可以是农村或者是城市的景观，这些景观是在不断的发展是在不断的演变的，在这个体系中，环境以及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相互联系的。谢谢。

主持人：谢谢丽莎·普罗斯波，我的这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向我们进一步证明了个人是如何来看待环境的，以及世界上的环境是内嵌在对于文化的理解之中的。非常感谢，我觉得你在发言中提出了非常有趣的观点，问题是现在人类的生存与土地的生存之间更深刻的联系的，但是却看到这种联系在不断的断裂。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都在发生着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小组讨论的成员都给我们做

了简单的发言，感谢所有小组成员讨论发言。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的小组讨论成员我问他们问题之前，我给在这里邀请各位的听众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互动一下。

提问1：我是广东来的，粤港澳文化促进委员会的副秘书长黄奇，这个话题我提一个问题，关于文化与环境的问题。在我的认识里面，文化就是人们脑海里面一个记忆可传承的就是文化，那么环境跟自然是一个联系的。那么这样一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是我提的这个问题。我一直根据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创意，这个创意就是昨天晚上大家看的印象刘三姐，应该说印象西湖是他的原生产品。那么以后我来解说这个问题，通过创意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阳朔这个印象刘三姐这个山作为天幕，山水作为舞台，把当地人文文化比如说唱歌、对歌、跳舞、打鱼，人跟天共同创造一个实景演出。通过这个创意来解决阳朔的可持续发展。刚才专家谈到的可持续发展，是不是我们这个创意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主持人：你的问题是要问哪一个小组讨论的成员们？是专门问某一个具体的成员吗？

阿马尔·加拉：我觉得你的想法非常好，真正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来认识到人尤其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我们觉得我们在听到你这样的一个创意的想法之后，我们也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样的一种表现，他能够让我们看到人对于自然的尊敬，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当中，我们在越来越多的偏离了对于环境

的保护，对于环境的重视，如果我们来看看人的根源的话，实际上我们知道人实际上是属于大地的，我们并不是拥有大地的，我们是属于大地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你的表演中，你刚才通过跟我们的介绍，你也是有很多当地的演员他们来给我们做原生态的表演，就像我们昨天看到的印象西湖的表演，当然你的表演不是关于西湖的是关于刘三姐的，同样也是一种表现形式，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主持人：您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吗？

提问1：刚才专家给我回答问题非常合适，我们在97年的时候生态与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我们觉得这是可持续发展的，谢谢大家。

提问2：我们也听到了世界各地的社区世界语言如何传承，如何更好的将文化融入到人类的生存中心位置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听了非常好的大家的介绍。我想知道，这些概念是如何能够与另外一种文化现象，就是所谓的全球性文化能够来连接起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一些全球性文化的现象，而在这些大的都市的发展过程当中，不仅是改变了整个城市的面貌，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城市的文化景观。所以我们想要问的是，在亚洲我们有很多的人口在从农村到城市迁移，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摩天大楼高耸云端，很多城市文化、全球性文化的出现。所以你们如何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呢？

阿罗哈特·帕里克·米德：我们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的祖先做过

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教会我如何以简单的方法来看世界，我们知道如果要这样来看的话，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主人一种是客人，其他元素都不重要，要么是主人要么是客人。当我们居住这个城市就成为一个客人，但是作为客人是没有任何作为主人的责任的。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我们需要到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客人呢需要尊重这个主人他们的习俗，而且因为你是一个客人，所以你需要与其他人建立起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社区中，更好的平衡的融入到这个社区当中。所以在城市当中我们是是可以才能这样的观点。在我们迁移的过程当中将文化也带走，我在这里也想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大会里边，我们提到了很多如何将文化作为第四大支柱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来看看，很多很原始的一些想法的话，很多土著居民所提出的观点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将文化和人分离开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那就是自然。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支柱并不是第四或者第五重要支柱，这是我们唯一需要赖以生存和保护的支柱。谢谢。

提问3：谢谢您给我这样的机会提问题，我来自于韩国，我在韩国是在韩国一个发展合作还有援助机构这边工作的，我的问题是，当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都会做组织然后决定向这些地区和国家提供救援的物资，这是我们工作主要的内容。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捐助了1000万美元，捐助到这些受到灾难影响的人群给他们提供帮助，我们今年尤其是到2015年的时候，我

们将我们的捐赠额提高到3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制订了一个计划，我们要建立第一DRR的计划，我们要进一步的建立一个减贫的体系，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机构，但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像USA这样的项目，我是计划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计划DRR，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使用相关的技术，比如说预警的技术。罗希特·吉格亚苏你前面介绍了用竹子建造的房屋，我想要问的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将一些现代的技术利用到防灾减灾的建筑当中呢。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有一些捐赠者他们非常关心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来帮助更多的人群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而非是文化遗产，或者是文化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有100万美元的话，我们有几个选择，第一个现在可以拯救100个穷人，但是不能够拯救任何文化遗产。另外一个选项你可以帮助50个人同时还帮助很多文化遗产的修复，这两个你选择哪一个？

罗希特·吉格亚苏：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的，关于你第一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传统的知识不仅仅是只是说留在过去就够了，不对他进行任何发展拿来照搬用于今天的环境就够了。第二个我们当地的人群对传统的文化进行改进实验，虽然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加入新的本土的知识和本土的智慧，这些知识和智慧不会停滞不前的，所以人们要不断的去做实验，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因此我们要更多的考虑一下将传统技术跟当代科学发展更好的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所服务。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是不会说做一个选项到底是选A还是选

B,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对于遗产来说, 遗产的定义是什么呢? 人并不是与遗产对立的一个概念, 人也是遗产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人看作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话, 就不会将这两者孤立看来, 到底是救人还是救遗产。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将这个人看作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话, 我们就能够知道, 我们在拯救或者是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这些人的文化遗产。因为人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 所以如果我们来这样看的话, 我们就能够以更广泛的视角来打量人与生命还有自然遗产之间的关系了。

提问4: 我是来自于奥地利的使馆驻北京的, 在可持续发展当中文化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关键作用,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污染了。我的问题是提给悉尼·巴特雷, 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应该要吸取我们祖先传统的智慧, 但是我们大家都在抱怨, 像是今天就有很多的移民的问题广泛的存在, 有很多人他是出生在印度, 最终是居住在牙买加或者其他的地方, 还有很多的孩子们都是双语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化的认同感。在我们的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移民, 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有一个问题, 政府不应该说来强迫人们来区分自己和接收国文化的背景, 对于你们这个国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们在教育孩子当中是怎么做的, 因为对于这些孩子有很多自己的母语, 在这些孩子进入到一个移民国的时候往往忘记母语, 接收国你们在这些孩子教育上是怎么做的?

悉尼·巴特雷：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对于知识来说，我们知道年轻人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时候，尤其是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方法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人为的分立的方法。比如说在牙买加，如果我们去看看学校的话，如果我们去学校我们学习语言学习历史，那大家就觉得你只知道历史，你只知道语言，你对理科一窍不通，所以我们人为将这些一窍不通的设立了障碍。因为我们觉得，对于达芬奇还有很多的这些大家，如果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这些大家的话，他们很多大家在各个领域当中都是互通的，有很多音乐家是历史家，都有很多科学方面的造诣的。所以我们知道知识就是知识，但是我们在这里过多的强调了知识的框架性或者知识的分割性，我们在这里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教授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教授他们这些真正的知识，而不是将知识人为的分割开来的，仅仅强调片面的知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去追求和搜寻知识的真谛。对于知识来说，还有对于我们的文化身份来说，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知识是通用的知识，共同的知识，我们应该创造出来一种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如何能够将个人与他们的祖先的知识体系联系起来。当然提到祖先并不是自己国家的祖先，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国家的祖先的知识，我在这里想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曾经去过英国，我到英国那边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些英国人，当然了，我知道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曾经历史上曾经被英国人殖民过，因为我的祖先曾经为英国人殖民过，所以我可以说到文化中有英国的片段。另外，我的

家人中也有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背景，所以您在这里想要指出我们提到文化背景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是相通相互流动的。比如像是在牙买加，我们吃很多的印度的咖喱，因为我自己有来自与印度文化的传承。另外还非常喜欢喝茶，当然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咖啡，这可能我进一步的反映了我在英国文化方面的一些身份的识别。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对她们进行文化的教育，如果文化是正直的话就可以促进和谐促进和谐。当然提到对环境的理解当中，大家会再次回到土著文化当中去，我们在提到文化不可持续性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到当代英国美国，我们更多看到土地文化，他们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在的文化与传统文化有什么相偏的。尤其在教学或者其他公众生活中，在制订公共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借助我们的根是什么，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我们曾经遭受过什么，我们在创造政策的时候，这种政策要确保我们的孩子不要去重新经历我们所经历过可怕的事情。我们还要确保我们的孩子他们理解他们的根在哪里，只有这样的记忆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创造出来我们的教育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孩子更好的了解过去。如果让还是记住过去的话，就能够让他们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忘记了过去，我们忘记了历史，那么我们就重复历史。

主持人：谢谢您的发言。

亨丽埃特·华特：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刚才讲得非常快，我没有

讲柯雷尔语（音），他在人类的语言语系当中非常重要，因为他是最近的一门语言，大家非常了解这门语言，他非常年轻也充满活力。但是我们讲到法国的地区语言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那些地区语言当中，这是目前唯一的充满活力的活语言。对牙买加可能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不知道牙买加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对语言说非常的重要，因为经常我们都会说，语言他会产生柯雷尔（音）这个语言他写作方式不是受到大家走承认的，这也是他的缺陷，我们应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尽量解决这个问题。

阿马尔·加拉：我觉得您刚才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是一个刚刚移民到丹麦的移民，政府要求我在哥本哈根花五年研究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刚才悉尼·巴特雷提到了我们在考虑自己身份方面，我们的这种谈判是具有流动性的，澳大利亚人接纳毛利人更容易，但是我去丹麦的话我是完全的异乡人。所以我们是在哥本哈根我们开过一个非常大型的会议，讨论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像欧洲人他们所做的一体化，实际上是一种同质化，但是他所建立的并不是一个欧洲社区，所以我们必须要是一种包容性，我们要做的是包容。那么语言学家说我们不要去教授160门语言，我们要有社会语言学，要有认知的语言学，我们要能够去讨论文化的多元化。但是现在世界变成一个单一语言的世界，我们过去是多语的世界，现在变成了单一语种的世界，这些问题一定要科学的来解决，包括这种所谓的认知的储备，认知储备是很重要的。我们专门在哥本哈根开了一个特别大型的会议，所以我也只能简单说这点。

主持人：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我们超时十分钟，我们今天的讨论非常的好。我们的嘉宾的阵容非常的强大，我们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都被提出了。我们现在这种文化和环境这样的二元论，我们已经不去提他了，我们不应该把文化看成第四根支柱。我们认为文化他就是唯一的支柱，这点很重要。我想也是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

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所有的参与者。我还要发表一个通知，我们从6:30开始，我们在三楼的钻石厅有一个鸡尾酒会，在鸡尾酒会上我们会对千年发展目标项目成果做一个汇报。